



中國傳奇

第十三冊

傳奇女子故事・楊貴妃

中
國
傳
奇

傳奇女子故事・楊貴妃(上)

編著者：本社編輯部
主編：姜濤
出版者：莊嚴出版社
發行人：鄭惠文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665 號

經銷處：明道書局

地址：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

電話：八三六八三一五・八一八五〇一一

郵撥：13295140 明道書局

中華民國 79 年 10 月 2 版

精裝 32 冊定價 12800 元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缺頁、破損、倒裝、請寄回更換

中國傳奇

目錄

一、六宮粉黛無顏色，始是新承恩澤時	一
二、承歡侍宴無閒暇，三千寵愛在一身	四三
三、胡將朝覲受殊寵，鎮邊大將凱旋歸	一一三

一、六宮粉黛無顏色，始是新承恩澤時

開元二十八年（西元七四〇年）十月中，大唐皇朝京師長安，已是木葉蕭索，進入寒冷的冷多了。這樣冷瑟的黃昏時分，有一名太監快馬加鞭的離開驪山溫泉宮，馬不停蹄的進入了六里外的長安城。馬蹄聲在壽王府邸前驟然停住了，誰也不知道，他來的目的是什麼？

壽王瑁是武惠妃所生的皇子，當他在顛慄中得知父王自驪山傳來的聖旨後，不禁掩面而泣，心神忡忡。原來，那名太監帶來的旨意是，玄宗皇帝「邀請」壽王妃楊玉環到溫泉宮去侍候父皇。從接到聖旨的那一刻起，壽王知道自己將永遠失去愛妃了。想起玉環的巧笑倩兮、柔婉解人，如何能把這段海樣深情遽爾中絕，又如何捨得讓她離開自己的身邊呢？可是父皇的旨意是不容許抗逆的，果真不讓玉環遵召到驪山去，一雙人間好夫婦除了死路一條外，還有其他的路可走嗎？在無可奈何中，他只好把玉環召喚出來，把父王的旨意告訴她，讓她自己去仔細地思考，慎重的選擇。他知道，玉環在遭遇到這種猝變時，自難免心情迷惘，也將會令她傷痛不已。他深深的體會到他們之間這段不太長的姻緣，是如此的婉約，如此的醇蜜，如此的恩愛，因此，他實在硬不下心腸來看她在痛苦中輾轉傷感的煎熬自己，因此，不

待愛妃的回答，已逕自回到內室去了。

一盞茶的時間過去了，在壽王心裏卻有如經過了一個世紀般的長久！終於壽王妃的宮女帶着回答來到李瑁的眼前。強忍着眼淚，強忍着悲哀，壽王聽完侍女的陳述，無言以對，只默默睜一眼門外，低聲說句：「我知道她的心，也能瞭解她所作的抉擇。只要她認為自己應該這麼做就好，請她好好保重身子。」

即使心底的確捨不得玉環離開，可是當壽王知道楊玉環的選擇後，也不禁舒了一口氣，畢竟性命能保全了。試想，一個當父親的人可以罔顧人倫，撇開尊嚴，對兒子提出如此逸出倫常，有違人性的要求，其決心是如何的肯定。更何況自己的父親是操有生殺大權的皇帝？如果母親武惠妃還在人間，或者不會有這種震人心弦、傷人肺腑的不幸事情發生了。

武惠妃雖然只是一名「妃子」，但玄宗的王皇后無所出，惠妃因為早生了皇子，她的權勢自然而然地隨着提高，甚至連王皇后也望塵莫及。尤其在開元十二年間，王皇后因胞兄獲罪受到株連，不但褫奪了皇后的尊位，還被打入冷宮，受到終身監禁。不久，終於崩逝。從此，惠妃的地位益加穩固堅定，權勢也愈來愈龐大。本來，玄宗身邊還有原也很受恩寵的楊妃，及美艷異常的趙麗妃。可是，她們都是福薄命蹇，不及享受尊榮就逝去了。因而，惠妃一直受到皇后般的禮遇，也享盡了玄宗的寵愛。武氏一門更是榮顯非凡，聲華奪人。

惠妃一心一意在想盡方法來扶立自己所生的壽王瑁爲皇太子，因而日日夜夜在玄宗耳畔軟語呢喃，她中傷了麗妃所生的皇子瑛——也就是當時的皇太子，玄宗果然受蠱惑而賜太子李瑛死。李瑛含恨而歿，惠妃卻如除掉眼中釘一般快活，立刻召集羣臣，脅迫他們薦舉李瑁繼任爲皇太子。可惜，這次會議過後不久，惠妃即不幸崩逝。那是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。惠妃一死，壽王的地位動搖了，傾頹了。由於惠妃生前過於專橫，在她生前，大家懼怕她的權勢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她死後，屍骨未寒，壽王的立場即變得很微妙，縱然沒人設計構陷，但也不再有人趨附奉承了。即使是與自己有血緣至親的玄宗，對他的感情也日漸淡薄下來。

生性怯懦善良的壽王瑁，對於父王這種有背倫常的要求，不但沒有反抗的膽量，就連一絲反抗的勇氣也沒有。他除了不斷的自怨自艾、自苦自憐之外，還在旦夕擔心着更悲慘的命運會突然來臨。而楊玉環呢？從她知道玄宗的旨意那一刻起，便打從心底感到自己的命運、前途，和未來的歲月，從那一刻起，正受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左右。自今而後，自己的生命將是絢爛的？！多彩多姿的？！事情之來，雖然出乎意料，自己的丈夫，既沒有衛護她的力量，那麼他便應該對她真誠的曲諒和寬宥。但願未來的命運絢爛光華。

就她的內心感觸來說，自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她遭嫁作壽王妃後，五年的時光流水般過

去。因為壽王李瑁太忠厚、太懦弱，所以，這五年間她說不上歡樂，但也談不上不幸。她絕想不到一道聖旨帶給她以嶄新的命運，這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，卻在突然間來到她的跟前，這是她一時間在心理上很難適應的。想起自己的丈夫雖貴為皇子，也僅是徒擁虛名的皇子而已。而主宰她未來的，卻是至高無上的大唐帝國皇帝，怎不叫她打從心底驚懼而又興奮呢？從今天起，她將要步入玄宗的後宮禁苑，等待着她的，將是一份什麼樣的生活呢？……

翌日，天色未霽，大地仍然籠罩在寒意侵人的黝黑之中，長安城內一片靜寂。偌大的壽王府也是靜悄悄地，看不出有什麼異動，然而，在這份寧靜中卻透露出一些不尋常。這種浮動的氣氛壓緊了壽王府上上下下的人，每一個人都可以由李瑁寢室中的格子窗櫺上所映現的人影知道，壽王的確徹夜未眠。房內黯然的燭火照映着他悲哀的臉，來回不停的脚步聲顯示出他不安的心情，他一聲聲的歎息，一陣陣的低泣，卻沒有人敢上前去寬慰他，他們都知道空洞膚淺的慰語彌補不了他錐心的痛苦和惆悵。他不時癡癡的凝望着對面玉環所居處的寢室，房裏安靜得一如往昔，似乎李瑁的悲感影響不了玉環的心緒。李瑁不斷的低問着自己：「玉環啊！玉環！妳是有情還是無情？如果是無情，妳何以能甘願犧牲自己？是有情，妳又何以能平靜至此？妳可知我若沒有妳，情何以堪？愛何所託？」

時光在他不斷的怨尤中逝去，一更響過了，二更又敲過了，三更過了，四更到了。更鼓

聲無情的在響，彷彿敲在李瑛的心靈深處，他的生命似乎也隨着更聲的遞轉被寸寸輾斷。忽然間，玉環房內燭光亮了起來，竊竊窸窣的聲音表示她正在忙碌着，每一聲響，每一步走，在在都使李瑛的心爲之抽動。突然間，馬嘶聲長長嘯起，驚醒了睡夢中的長安城，亦驚動了不平靜的壽王府，離別的時間到了……

他快步走到門口，一眼正看到玉環舉步跨上了一頂大紅軟轎，轎簾徐徐放下，那名使者「喝」的一聲，一隊人馬在前面開道，玉環所坐的軟轎亦步亦趨的隨後跟着，浩浩蕩蕩的出了長安城，向着驪山溫泉宮行去。漸漸的，人馬離開了李瑛的視線，他知道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深愛着的人兒了。當初，不也是一乘軟轎將她抬進自己的生命中？而今，又是一乘軟轎將她抬離自己的生命。她走了，安安靜靜的離開自己，沒有留下片語隻字，祇留下一段逝去的夫妻恩情，和一片無邊無際的悵惘，日夜啃噬自己的心靈深處。他禁不住向前一撲，伸出一抓，想抓住那過去的日子，想抓住漸漸遠去的玉環。可能嗎？過去的抓不牢也喚不回來，而那離他遠去的人又怎知他的懷戀之深，無以遣懷呢？眼眶一熱，他哭了……

跟隨着一行人馬向驪山奔馳中的楊玉環，坐在溫軟豪華的軟轎內，思潮起伏不定，她不是無情，也不是無義，而是她正眩惑於目前的情勢，迷惘於未來的恩寵和權勢，更徬徨於未來的命運。自從她昨天得到玄宗的旨意後，一直都是茫然若失，無所適從的樣子，直到現在

置身在這裝飾得輝煌瑰麗的軟轎內，她才真正感到新命運所帶來的事實，是那麼突然，那麼急驟，使得她不知道自己所走向的是幸抑或不幸，她只知道自己好像被一股莫名地，強大地力量左右着，操縱着。她被那股力量衝擊得暈淘淘、昏沉沉，外面的一切東西對她不再有任何意義，惟有那等待驪山溫泉宮的新命運，才是她所憧憬、盼望和期待的。

她知道，等待在溫泉宮裏的不僅只是大唐帝國的皇帝，還有圍繞在皇帝身邊的鸞鸞燕燕。號稱三千後宮佳麗的唐朝禁苑制度，以皇后爲最尊貴，皇后以下共分貴妃、德妃、淑妃、賢妃四妃；四妃之下又分昭儀、昭容、昭媛、修儀、修容、修媛、充儀、充容、充媛九嬪；九嬪之下又有婕妤、美人、才人等九人；九人之外另有寶林、御女、采女等二十七人；其他未定名的女官更不計其數。這些女人終日所仰望的就是那個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。她們日夜生活在禁苑中，唯一的要求也祇是想得到皇帝的恩寵。她們知道自己的榮華富貴，家族的權貴顯達，直接依托於皇帝待自己的恩寵，妃姬們終日所追逐的，只是爲了獲得皇帝的寵遇和恩澤。幸運的，能得到皇帝的恩澤寵幸；不幸的，甚至鎮日惶惶，也終始與帝王緣慳一面。而今，玉環正走向這恩恩怨怨的是非圈裏。此去，誰能預料到得與失？

驪宮座落在長安以東六里以外的驪山山麓，玉環所乘的轎子渡過了漣、灞二河，沿着低緩的丘陵地向東前進，現在正慢慢的走向上坡，一行人馬走一陣子，休息一陣子，停停走走

的，似乎在有意和緩楊玉環洶湧的思潮。

不久，轎子到達了驪山的離宮，跨進三重城門後，在一座面臨荷花池塘的宮殿前，玉環輕盈的從轎裏走了出來，第一眼就看見不少的男男女女垂臂低首，表情虔誠靜穆的站在兩旁迎接她。這樣的氣氛，使她感覺和壽王府是多麼的不一樣，她覺得眼前所接觸的一份威儀，遠不如往昔的調和、柔緩，咫尺天威，皇帝的權勢真有逼人的感覺。因此，她心裏一點兒也不覺這些人的存在對她有什麼意義。她視若無睹的向宮闈深處望去，將視線投向呈階梯狀的一層一層的離宮，在那重重疊疊的建築物背後，可以看到高大挺拔的松柏樹。風吹動着松柏樹梢，掀起了淒清透人的涼意，聽在玉環耳邊，似乎又多了一份肅穆莊凝的氣氛。不自覺的，她的神情也有些微的端凝，她這份端凝好像是專為配合這時的氣氛和景象似的；又好像這份端凝可以憑添自己的風韻和尊貴一般。迎面來了幾名伶俐嬌俏的宮女，引導玉環走進宮內。玉環靜悄悄地移動脚步，移向殿內，也移向另一個新的世界。

自古以來，驪山就是皇帝的避寒勝地；而這座巍峨的溫泉宮即是圍繞着山麓溫泉噴出口建築的。這也是這所離宮又稱溫泉宮的原因。玉環隨着宮女走過了長長的迴廊，又穿過另一座迴廊，所經過的是一片靜悄悄的，沒有笑語喧嘩，沒有笙歌雅樂，耳朵只能聽到遠處傳來幽幽的山籟音，和潺潺的流水聲。水流是因為噴泉湧出的泉水，浴室就建築在溫泉岸畔；

上面沿着山的斜而，一層又一層的有好幾幢宮殿，宮殿之間，由斜度不一，曲折有致的迴廊連接着，於是整個離宮看起來就好像由迴廊串聯成一座既幽雅，又華麗、輝煌的殿堂。

玉環被引導到一間殿房裏稍事休息，稍頃，又爲了拜謁皇上再次踏上長長的迴廊。這時候，走在前面引導玉環的宮女有四、五個，追隨在玉環後默默不語的宮女有十多個。在宮女們簇擁中的玉環，開始感到莫名的緊張，她的脖子看不見迴廊兩側整理得整齊、寬廣的庭院，雖然這座庭院的假山、水池、亭臺、花苑，美得無從描繪，她也無心觀賞。

一連經過了好幾座宮殿，每一座宮殿的內部都是黑黝幽幽的，沒有刺目的光芒，似乎有些兒冷寂；而宮殿前又有一排排用光潔的大理石疊成的廣潤的臺階，這些冰冷的石臺更給這些深黑的宮殿，增添了一分雄沉幽邃的感覺。

突然間，走在前面的宮女停下脚步了，玉環也自然而然的停下來，佇立在一座大殿的門口。本來，這座宮殿前面的迴廊是成直角拐彎過去的，卻在拐彎口出現了幾個人，把前進的路遮斷了。玉環突然看到出現的幾個人中，站在最前而的是兩名宮女，宮女後面有個神采飛揚的男子。看到這位男子的出現，圍繞在他前前後後的宮女一律低垂著頭，她也自然的跟着以幾分疑惑、幾分驚異的心情把頭垂下來。

當玉環與這些人擦身而過的時候，終於想到這位神采不同，髮鬢微微斑白的男子可能就

是玄宗皇帝時，不禁心頭一怔，嚇了一跳。這時候，玉環又覺得那個人的眼睛正尖銳地注視着自己，好像要把她看透一般，兩顆眼珠不停的投向這邊。突然間，玉環在不知不覺中也激動起來，她大膽的停住脚步，並且抬起頭來注視對方。看到她這種唐突的姿態，皇上也不禁驚愕了一下。立刻他又平靜了心情，似笑非笑的看着玉環，像是要向她說些什麼似的，嘴巴微微的動了一動，可是也只是撇一撇嘴角之後，漫不經意的走了。

一直站立着的玉環，直待玄宗走了很久之後，還看到自己前後的宮女依然深垂著頭，一動也不動的樣子，似乎有些兒不解。她對自己不以卑躬屈膝的態度對待皇上的舉措也驚訝起來，她更不明白自己何以會有這麼大的膽量，以嚴峻的神貌來打量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者。

宮女們又慢慢的開始移動了，玉環也緊跟着移動了脚步。回到她剛才休息的房間，這時已到用膳的時候了。宮女們手托着盛裝着豐盛餽饌的大盤子依次進來，這些山珍海味誘引不了她的食慾，她僅略爲動了一動筷子，就停下來，從她的神情可依稀的看出來，她是有些困惑、迷惘，好像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地。從她離開壽王府到現在，一句話也沒說過，所有的事都是在無言中發展的，或者也正因爲如此，她才會有這種茫然不解的神情吧！

用膳過了一會兒以後，她被帶領到一間有寢具的小殿中去。待宮女們出去以後，玉環立刻躺在溫軟的牀上，從她由長安乘坐那頂搖搖晃晃的軟轎到離宮，路程不算太遠，可是對她

心境的考驗，就像是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似的，她從昨晚到現在，一直在緊張心情的壓抑下，再加上到達離宮以後，經由宮女們領着，經過陌生的、長長的迴欄，和一座座陌生的宮殿，使得她感到異樣的疲憊，這一股疲憊困倦了她的身心。這會兒她躺在牀上，慵懶立刻從她的四肢透了過來，她馬上闔上眼沉沉熟睡。玉環睡了，到底睡了多久，她不知道。當她無限慵懶的醒過來後，看到映射殿外的淡灰色光線，和那像沉積在大地般的空氣時，她知道黃昏已來臨了。

這時，有一位中年宮女出現在她眼前，她好像是在專等玉環甦醒一般，看到玉環醒了過來，立刻對她說：

「今晚，皇上要召幸妳，請先沐浴更衣。」

離宮共有十八處浴池和浴室，玉環被帶領到溫泉西南角的浴室裏。這是一座用大理石圍建起來，專供嬪妃使用的「妃子池」；從妃子池內可以眺望到整個浴場的全景，浴室內廣闊的浴槽是用白玉石疊砌而成的；四週雕刻着鯉魚、游龍、飛雁之類的浮雕，中央有一座白玉石製的寢臺可以躺下來休憩，熱水則是從邊緣四周圍白玉石製成的蓮花心噴出來的。噴出來的熱水正好流到一個用紅石製成的大盆子，一股股不斷噴出的熱水，帶着透明的感覺，還加上一些硫磺的味這，時時冒出的熱氣，使整個妃子池充滿着溫馨的熱霧。躺在浴槽寢臺上的

楊玉環，不斷的吸取那既柔美又溫暖的霧氣，整個身子似乎也隨着上升的氤氳的熱霧嫵媚地浮升起來。第一次洗溫泉浴的她，感到十分的舒暢，她沒想到洗溫泉澡竟有如此的舒暢與溫馨。詩人白居易所作的〔長恨歌〕中所吟詠的：

「春寒賜浴華清池，

溫泉水滑洗凝脂，

侍兒扶起嬌無力，

始是新承恩澤時。」

正是在描述楊玉環第一次到驪山賜浴的情態。

從浴池出來的楊玉環穿好衣服以後，立刻又被引導到化粧室。在那間寬大明亮的化粧室裏，有幾名宮女等候着要爲玉環刻意的梳粧打扮。當玉環進來的時候，在那兒等候着的宮女，都驚訝於她那動人的神采和奪目的艷麗，她是如此地光華流轉，動人心弦，自有一股令人無法逼視的燦爛，壓倒了室內每一個人；幾乎在同時，她們都對玉環發出了一種又美又妒的目光；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，使得宮女們不由自主地對她的神貌折服不已。走到一座大大的銅鏡前面，玉環把半裸的身子深深的埋在厚氈椅上，好像是慵懶得必須藉着那厚厚的毛氈支撐身軀一般。這時候，有一名宮女繞到她的前面，另外一個則站在她的背後，在等着要開始

爲她化粧。她們把這位本來就美得懾人的少婦，打扮得更嬌艷，更動人，更加無懈可擊。

本來，化粧的事，玉環可以委之於她身旁的宮女們的，但是，當她看見鏡中映出來自己那種茫然、迷惘的、蒼白失神的影像以後，不禁悚然而驚，立刻產生了一種生存向上的心意。她告訴自己，權傾天下的皇帝，肯冒天下大不韙，不惜衝破倫常，把自己從兒子身邊搶過來，祇不過是驚於傳播出來的艷名而已。如今，即將要面對的人，是一個擁有生殺大權、唯我獨尊的皇帝，未來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他的手掌中，她更想像得到，一個女人，給予陌生男人的第一個好印象，祇能憑她的超越人的「美」，擁有後宮佳麗三千人的大唐玄宗天子，他對美的欣賞，意境一定高，祇憑膚淺的、庸俗的、平凡的美，未必就能吸引他、懾服他。既然不可能逃避、拒絕，更無力抵抗，那麼何不乾脆將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現給他呢？第一個印象中的美，該是種因於他對自己的最初的見面，他對她的觀感、喜愛，必然會左右她今後的命運。

最初，玉環從長安來的時候，一直是懶懶散散的，整個人看起來不太有精神，但是她攪鏡一照，湧出爬上高枝的強烈慾望時，立刻精神一振。玉環把這種想法告訴周圍的宮女，宮女們點點頭表示了解。

她在心底仔細的琢磨着，她自知自己的確算得上是「美人」。但僅憑藉自己本質上的天

賦，要想牢牢的縛住這位風流天子的情，抓住他的心，仍嫌份量不夠的。她是聰明而且玲瓏剔透的，她想到該在外形上的美以外，更要使自己的丰姿、神韻和氣質，使鑽日沉緬在脂粉堆中的皇帝，對自己有一種清新的、跳躍的、恣放的、挑逗的，但也是够深度的、含蓄的認識。玉環一直注視着映在鏡面中的影像，腦海裏不斷地思量如何粧扮，使自己能在出席夜宴的羣雌中更炫耀，更純真，更挑逗人。

一陣悠揚輕俏的樂聲，飄送過來，樂曲圓韻、輕盈、也清雅。從隱約傳來樂聲中，她猜想得到這位皇帝，不徒是權傾天下，而且也芳雅絕俗、才華洋溢。沒有高雅的性靈，不會欣賞這種曲調的。一種輕微的、飄逸的步履聲過後，十多個宮粧打扮的宮女掀開厚厚的暖簾，雁序般的進來。從她們的裝束打扮就看得出來，她們的身份、地位，遠比環侍在自己周圍的宮女高明得多，也許因為她們是皇帝身邊的近侍的緣故。

好像是宮女中領班的中年宮女，跨步走向兩排橫列着的女侍前面，領着她們向玉環深深一福，但很恭順的說：「王妃萬福。」

這種稱呼很恰當，因為到目前為止，她還沒有覬見過皇上，更談不上皇上是否會把她留在宮裏，留在他的身畔，她眼前還是王妃，壽王瑁的妃子。從這一點，她看出了宮廷的嚴謹，連稱謂也是守着法度的。她猜出這個中年宮女在皇宮裏的權位，也懷於她的智慧和心機。